



蒋金乐/文

往事,突然来叩门。

4月5日晚上,作家李杭育给我发来一张老照片,问我,这张照片里应该有谁吧?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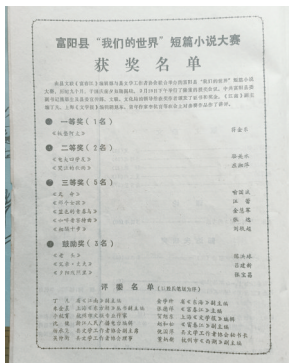
照片里有21个人物,是个合照。我辨认着,能确定的是:前排左起,屠启廉、评委、评委、评委、熊恩生、李杭育、李章夫、蒋增福、汪蕾、赵和松、应湘平;后排左起,张远、倪国萍、金慧军、喻国斌、蒋金乐、杨承尧、骆关水、吕建新、张宝昌、吴仲衡。

很快,我就看明白,这是1988年国庆节前夕,富阳历史上第一次短篇小说大赛颁奖后的合影,地点就在县委大院中型会议室门口。仔细看,汪蕾和应湘平手中,都有红红的获奖证书。

我甚至还记得,那次大赛赛的征文名称叫“我们的世界”,我的小说《板垫阿太》得了一等奖,奖金200元,相当于那时我四个月的基本工资——的确是大赛赛!

时间、地点、内容,都很清楚。我立即回复一组信息。我说,我没有这张照片。

他说,你现在就有了。我笑了,立即回复两张笑脸。



富阳县“我们的世界”短篇小说大赛获奖名单



一等奖作品发表在《富春江》上

# 一次回到故乡的写作

——评麦家作品《人间信》

陈晓明/文

在《人生海海》出版5年之后,麦家又推出新作《人间信》(花城出版社,2024年4月)。《人生海海》是一次成功的转身,麦家进行得如此本色和自然,这不容易。看来他的骨子里是有一种对乡村生活、对家乡的深挚的记忆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回到自身状态中去的本色——那是过去飞翔的灵魂回到肉身,麦家如今是用肉身在写作。

就《人间信》的写作状态,我曾与麦家有过交流。我说,我读《人间信》时,不由得会揣测你写作时的状态,我会想象你的写作伴随着一种生理反应,你的身体或肢体将会产生怎样的动作。甚至我都可以想象到你在写某些关键句子的时候,身体的动作姿态。福楼拜谈到他写《包法利夫人》时的心情,到最后,他陷入绝望,他会有生理反应。当他写到包法利夫人含砒霜自尽的时候,他能感受到他嘴里同样渗透着砒霜的味道。这被当做作家与人物共情的典型例子。

作为比较投入的读者,我在阅读时经常会去想象和体验作家的某种写作状态。什么叫身体写作?就是作家真的把生命体验乃至肉体反应都加入书写中。并不是所有酷爱写作的作家都能做到这一点,我觉得麦家是极少数几位能抵达这种身体状态的作家。当然,对身体性的要求未免近于苛求,这也是我作为专业读者的偏向和局限。我认为至少有二三个作家,令我感受到写作时他的身体在动作,这种状态并非贯穿性的,其实很罕见,仅仅存在于少数的写作时刻。这种状态亦渗透在麦家《人间信》的某些段落,使得我得以重温一种肉身性的阅读感触。只有在真实地回家和回到内心的写作才可如此状态。

作者简介:

陈晓明:著名评论家,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,花城学院联席院长。

过去飞翔的灵魂回到肉身

不管是对于普通读者还是专业评论者,麦家都是辨识度非常高的作家。

他的虚构能力,他讲故事的方法,他在高处发声的讲述,他在讲述时凌空穿行的速度,他将故事引向黑暗的能力——所有这些,他都是独特的。《解密》《暗算》《风声》《风语》《刀尖》,一路演绎而下,步步惊心,无不引人入胜。

麦家的叙述方式堪称独树一帜,在中国当代小说领域,余华和麦家可以相互引为同道,他们在同样的方位上,都达到很高的高度,如同在高空走钢丝。余华和麦家都是来自浙江的作家,余华深受广大读者欢迎,尤其是青年读者群。在叙述方法普遍趋于保守的中国小说界,有两个人能够走出这么一种险峻的方式,这是让我惊叹的。

我想,写到后期的麦家,无疑是越来越自信与顺手。一般的作家,会将此视为自己的优势,可以一鼓作气、信笔写来,不愁读者。但我想,麦家的天性决定了他会警惕这种“顺手”,他要改变,要转身,这不只是他的内在需要,也是他洞察到中国当今时势的变化、文学现状的变化乃至读者群体变化的结果。在中国,“文变染乎世情,兴废系乎时序”,虽百世亦可知也。

麦家的《人间信》再次后撤到故乡,这是一次回到故乡的写作,或者说回到自己的家,自己的内心深处的写作。这部小说更彻底地回到了日常生活,甚至回到家乡的语言和凤习中。这种“后撤”始于《人生海海》,在《人间信》中获得了更加深沉内敛的底蕴。

莫言在《檀香刑》的创作谈中,也谈到一种“后撤”的意图,他将撤回他的故土,撤回他家乡的历史与文化,尤其是他家乡的戏剧艺术中。《人生海海》是一次成功的转身,麦家进行得如此本色和自然,这不容易。看来他的骨子里是有一种对乡村生活、对家乡的深挚的记忆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回到自身状态中去的本色——那是过去飞翔的灵魂回到肉身,麦家如今是用肉身在写作。

就《人间信》的写作状态,我曾与麦家有过交流。我说,我读《人间信》时,不由得会揣测你写作时的状态,我会想象你的写作伴随着一种生理反应,你的身体或肢体将会产生怎样的动作。甚至我都可以想象到你在写某些关键句子的时候,身体的动作姿态。福楼拜谈到他写《包法利夫人》时的心情,到最后,他陷入绝望,他会有生理反应。当他写到包法利夫人含砒霜自尽的时候,他能感受到他嘴里同样渗透着砒霜的味道。这被当做作家与人物共情的典型例子。

作为比较投入的读者,我在阅读时经常会去想象和体验作家的某种写作状态。什么叫身体写作?就是作家真的把生命体验乃至肉体反应都加入书写中。并不是所有酷爱写作的作家都能做到这一点,我觉得麦家是极少数几位能抵达这种身体状态的作家。当然,对身体性的要求未免近于苛求,这也是我作为专业读者的偏向和局限。我认为至少有二三个作家,令我感受到写作时他的身体在动作,这种状态并非贯穿性的,其实很罕见,仅仅存在于少数的写作时刻。这种状态亦渗透在麦家《人间信》的某些段落,使得我得以重温一种肉身性的阅读感触。只有在真实地回家和回到内心的写作才可如此状态。

他能用伤口放出的光照亮文字

麦家回到乡土、乡村生活,回到家的生活,在人性的深处去扎根。他写人性、写家庭内部的爱恨,写家的崩塌和破碎。这是家人的命运,家的命运,背后是20世纪中国的命运。

这部小说可以读成麦家的心理自传,虽然小说的故事有所变形,毕竟小说是虚构的;但某些基本事实,某种心理情结,还有诸多似非而是的经历,都可以在麦家的真实经历中找到原型。当然,并非说有个人的真实经历依据就有成为好小说的特权,但确实会构成一部好小说的坚实基础。

这部小说的笔法很轻,甚至有些轻松和散漫,但却是抓地有痕,这完全在于麦家小说笔法的精练和准确。他的语言的明晰、通透、准确在这部寻根的小说中体现得充分;他对人情、人性、世情、世道的把握同样准确精到,这是这部小说写得明晰透彻的缘由所在。这部作品在某种意义上,拒绝理论,拒绝阐释,因为其内在的丰富性是以异常质朴自然的方式存在,或者说以麦家的自然之身存在。

在一次关于《人间信》的图书分享会上,麦家说到,说实在的,《人间信》这本书在他的创作史中仅此一本,他心里一直是有文学的,文学“是我的宗教”这种说法,他甚至都觉得太俗了。他提起卡夫卡曾经写过的一则日记,卡夫卡说:“有人说我喜欢文学,我觉得这个话太荒唐,我何止是喜欢,我本身就是由文学组成的。”麦家说,这话道出了他的心迹。

《人间信》是这样一部作品,麦家完全把自己揉在小说里,你可以感觉到他写作时的呼吸,他的身体的动作,他的泪目。也是在这本书结尾的摘录里,麦家引述了诗人安妮·卡森的诗句:“如果屋里的灯全都熄灭/你能用伤口放出的光/把它穿戴起来。”既然麦家的身体已经揉在小说里,我说,他能用伤口放出的光照亮文字。(节选自《文艺争鸣》)



# 一张来自1988年的合影

忆富阳第一次小说大奖赛

壹

4月7日晚上,我把这张图片发到朋友圈,也写了一段话,讲了这张照片的背景。

其中讲到,照片中五位富阳的老先生,已经走了。清明时节,也正是怀念故人的时光。他们是:蒋增福、李章夫、屠启廉、吴仲衡和张宝昌。

吴仲衡先生是2004年突然离世的,现在的年轻人恐怕知道的不多。在改革开放后,好多年里,富阳唯一发表文艺作品的报刊,就是富阳文化馆的《春江文艺》,他就是编辑。他自己也写小说,又懂,又热心。那些年里,富阳较为出挑的文学爱好者,几乎都得到过他的润

贰

从征文启事中可知,主办者是《富春江》编辑部和富阳县文学工作者协会。那时文联下属各协会会员都叫工作者,多年后,“工作者”都摇身一变一夜之间成了“家”。

征文启事写得很有文学味。其中这一句“征文题材无禁区”,今天读来犹如雷贯耳。也许正是这句话,让我有勇气把《板垫阿太》送

叁

我开始的文学创作是诗歌,做学生的时候就狂热地爱诗歌。

后来,读到汪曾祺的几篇小说,就触动了我的小说神经,——原来小说还可以这样写,那我也试试。

大概是1987年吧,我就开始写短篇小说。记不清楚,是看了《富春江》的这个征文启事才开始写的,还是我已经在开始写了,反正我记得,那时,我住在西堤路一号,坐在窗口的写字桌前,闷头写起小说来了。我的语言,很明显,受了汪曾祺的影响。

那年,富阳文化馆也举办了一个微型小说大赛。我也参加了,小说的标题,《两座建筑和一个女人》。十月评奖出来,我竟然又是一等奖。对我来说,这真是一个金色的秋天。

真是巧了。也是在那个十月的国庆期间,有一天,在鹤山去富阳二招的路上,迎面碰上了麦家(那时还不叫麦家,叫阿浒,1997年开始叫麦家)。他是军人,那时在南京大学作家班读

肆

重新来说这张老照片。

4月9日上午,我和李杭育在黄公望村的一个读书活动上碰面。我问他,这张老照片,是不是四年前,你刚在黄公望村住下来时,蒋公送给你的?因为,我记得,那天蒋公给你两个信封,说里面都是有你的照片,满满的两个信封。

他说,是的。我说,那时公家也缺钱,照片要花钱的。他接话,是啊,这么多人,不可能每人一张。我说,他最后送给了你。他似乎突然意识到,悄声说,今天是蒋公走的日子。去年今日,开的追思会。这么快,三年了!

泽。他没有编发过我的稿子,但我俩成了忘年交。我曾经写过纪念他的文字,发在《富春江》上。

朋友圈就有不少人点赞和留言。《富阳日报》编辑私信,能不能写一写这张老照片背后的故事,字数不限。我哦了一下,有点犹豫。

4月8日上午,我联系赵和松老师,他是《富春江》的小说编辑,又是这次征文活动的具体操办者,请他确认这张照片的时间,以及我不认识的那三位评委分别是谁。

赵老师很快回复我,时间是1988年。那三位评委他也无法确认是谁。他猜其中有《江

去参赛。

我也在自己的书架上,找到了那几期《富春江》杂志。赵老师说,颁奖后几天,他就带上我的《板垫阿太》上杭城,把稿子送给浙江省文联主办的《东海》杂志编辑部。他只带去这一篇,那时号称“千军万马挤文学独木桥”,来稿堆积如山,能发表者,是千里挑一,甚至万里挑一。

书。一碰面,他就说,我知道你的小说得一等奖了,我有个同学金学种,是《东海》杂志的副主编,他也是评委,不过他有事,没有到富阳来。

那时,我已经听蒋增福先生说起,阿浒在写小说。我们从小是在一个生产队里长大的,每年的双抢时节,一起在稻田里割稻。后来,我们各自考上了不同的学校。我是师专,他是军校。不同的人生态度,却有一个共同的兴趣。因此,尽管多年未见,一见面,还是有共同的话题。

聊了一会儿,各自有事,握别。就在鹤山狗头颈上,他上坡,我下坡。

2003年,麦家因《解密》已爆火中国文坛。那时,他还在成都。他曾经给我来信,用了好几个词来评价我的文字,真是不吝溢美之词,竟很谦虚地说,“你的文字写实力远在我之上,不写,太可惜了。就像鸟儿练硬了翅膀,却放弃了天空”。这句话,深入我心。他岂止是小说家,分明是诗人。忘记是哪位名家说

是啊,这一走,三年了!

4月12日晚上。我又在想一个问题,这张照片是谁拍的?我想到一个人,就是《富春江》杂志的主编,时任文联副主席的张德祥老师。他也是评委,但他不在照片中,难道照片是他拍的?

我就把照片发给张老师,问,是不是您拍的?他说,太久了,记不清楚了。不过,八成是我拍的,我在北方文化馆时就学这玩意儿了,就是不精。

我说,我隐约记得是您拍的。不然的话,

南》杂志的副主编丁凡,上海《文学报》的编辑。赵老师说,上海《文学报》的编辑是肯定来的,因为他还带回去了一条消息发在1988年10月6日的《文学报》上。从消息中可知,具体的时间是,1988年9月28日。

赵老师顺手给我发来了剪报的照片。

下午,赵老师给我发来几张图片,是有关那次比赛的《富春江》杂志上的相关内容。有《征文启事》,有获奖名单和评委名单,还有《富春江》发表《板垫阿太》的首页。

赵老师依然是如此的认真,细致。

很快,年底《东海》就发表了《板垫阿太》,这也是我公开发表的第一篇小说。编辑是汤有钧老师。那时自然不认识,后来,他就认识了。此后,又编发过我的几篇小说、诗歌和评论。并且,一直有联系。我想,他应该认识丁凡,就把照片发过去,问他。

他回复道,前排左四,已过世了。

过,文学作品中,不管是什么体裁,最美的那部分精华,一定是诗。

我之“放弃天空”,当然是有缘由的。

1988年获奖后,发生一系列事。《春江文艺》要发表我的一等奖作品,《两座建筑和一个女人》,结果审稿时撤下来了。《西湖》同时在举行第二届全国微型小说大赛。编辑透露给我,我的这篇小说深受好评,初定一等奖。不久后,他告诉我,得从一等奖上拿掉,不给奖。结果,那次比赛,一等奖空缺。

次年,汤有钧老师告诉我一个消息,说,华东六省一市原本要出一本1988年优秀短篇小说选,推荐篇目中有一篇是《板垫阿太》,但是优秀作品选计划临时更改。我还寄给他一个写和尚还俗的小说,他也给我退了稿,理由是,因主题的多义性,不宜发表。

很快,我对小说的热情,就变淡了。那几年,总共也就写了不到十篇吧。我这一对“练硬的翅膀”,就懒得扇了。

您没有理由不在照片中。

那年代,照相机还是稀罕物。会拍的人,也很稀罕。

自然而然,今天来看这帧老照片,也就稀罕了。稀罕的印迹,似乎也值得忆上一忆。

AI的写作建立在信息数据之上。我的这篇文字,也建立在记忆的信息数据之上,但是,是AI无法排列出来的。

为什么?因为AI没有这种带着独有体温的老照片。